

人世間

疾驰而过

辛艳丽

再一次踏上这条熟稔的山路，他的内心有着前所未有的熨帖和舒畅。立冬后的村庄，宁静朴素，有一种接近虚无的淡泊。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故乡的气息，如同一尾即将搁浅的鱼儿又回到了水中。他身心松弛，和故乡的泥土、庄稼、河流重逢，像久违的亲人。

前几天，村支书告诉他，他家荒废的果园要改作耕地，让他回来签订合同。一路上，他和对面的人打着招呼：村东的三爷，住在南场院的傻子哥，西坡的四叔……曾经熟稔的称呼脱口而出时，让他有了一瞬间的茫然，他竟然忘记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名字。父母去世后，他便很少回来了，故乡成了他最熟悉的远方。他看着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慢慢消失，慢慢和他隔开了一万顷的烟水，又仿佛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倏然无踪。

果园的苹果树，已经开始衰老。清冷的山风吹过，枯黄的树叶从虬曲的枝条一片片地飘落，不疾不徐，似乎把慌张的岁月也吹得无影无踪。他想起那些被汗水湿透了的日子，想起父亲饱经风霜却依然从容的面容，想起苹果摘下时脆甜的味道，那是迄今为止的人间至美。想起纷纷扬扬的大雪落进母亲喜悦的眸，母亲不会说“瑞雪兆丰年”，她会隔着季节看到丰硕的谷穗，会说“明年是个好年头”。春播、夏耕、秋收、冬藏，他的父辈把所有的希望洒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对土地充满着虔诚和热爱，那是万物的来处，也是万物的归处。此刻，他们和万物一起回归土地，听虫鸣、闻花香，不再过问人间疾苦。

二爷爷家小他两岁的堂叔在村里等他，给他准备了自己种的红薯、芋头、白菜、土豆……虽然堂叔小他两岁，但辈分在。小时候因为挖了猴、打陀螺、跳房子，他和堂叔打架，打完架他依旧毕恭毕敬喊堂叔。父亲说，辈分万万乱不得。直到现在，他把两瓶酒递给堂叔时，还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满心欢喜地把红薯、芋头、白菜一点一点往车子后备箱里放。这片土地上长出的粮食、果蔬，总让他倍感亲切。妻子说菜市场多的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买，别带到家里占地方，他还是执着地往回拿。其实，他也吃不了多少，但是那些带着故乡泥土的红薯、芋头、白菜放在家里，会让他心生安稳，修复他被生活耗掉的元气。

他信步走回自己的老房子。妹妹打电话过来，催他早点赶到她家吃中午饭，多坐一会儿再回来。挂断电话，他有些怅然，妹妹嫁到了隔壁的村子，之前父母在世的时候，他回老家，都是他催妹妹快点回家。如今，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却被催促着去别人家“多坐一会儿”。虽然是妹妹家，但那也不是自己的家。

房前的冬青树，在冷风中依然绿着。冬青树是父亲种的，父亲说，冬青树四季常绿，种在门口，照着整个家都有精气神。看着那几株老绿的冬青树，他忽然想给冬青树鞠躬说声谢谢，谢谢它们帮他守着这个家。它们无人照看，依旧无怨无悔，默默地等待他的到来，向他证明一种存在，一种根系。

以前这个时节，父亲会去地里修剪苹果树，他就去苹果地里拾柴火。柴火堆成垛，春节也到了，母亲开始忙活着蒸年糕、余豆腐、炸面果……他蹲在灶前烧火，拾来的木柴哔剥燃烧，映红了他的脸。炸面果的香味弥漫开来，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在写红彤彤的对联，妹妹研着墨，不小心抹了一脸黑。他乐得哈哈大笑，妹妹放下墨条，追着他满屋子跑。隔壁二叔站在平台上喊他：“出来放鞭炮喽！”他挣脱妹妹，一溜烟儿跑去了二叔家……

他抬手，摸到生了锈的门锁，如果打开这扇破损的木门，会不会奔泻出曾经的欢乐，会不会依旧听到梁下乳燕的呢喃，那只叫虎子的大黄狗会不会撒着欢蹿出来，母亲烧火的炊烟直入云霄，会不会把天空擦拭得越来越蓝……他忽然有些恍惚，不知道是他们遗弃了老房子，还是老房子遗弃了他们。

他的老屋，不再记录他琐碎的时光。路边的婆婆丁、芨芨草、灰灰菜，也忘记了他的模样，他成了和故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他在心里，早已给自己重建起一个故乡、一座村庄、一所老屋。那里有鲜亮的颜色和分明的四季，春天的温暖，冬天的寒冷，他只要伸伸手就知道。风从村东头吹到村西头，又从村西头吹到村东头。阳光从老房子的屋顶移过来，落在院子里，一寸寸，流淌开来。一只麻雀倏忽飞过，他看见，麻雀的翅膀上，还系着他童年的风筝。

在妹妹家吃完饭，回城的路上，经过他的村子。像许多路过的车辆一样，他的车子，在村头疾驰而过。

诗歌港

耕牛(外一首)

冯宝新

黄昏里
老牛吃力地耕耘暮色
啪！清脆的一鞭刺破了辽阔
惊得萤火虫提着灯笼跑了
摇晃着空洞的夜色
敲鼓的青蛙、提琴的蝈蝈
提出了愤怒的抗议
拒绝了夜光曲的小合奏
吐出一天热量的太阳
被大地掏空了
溜下山时不忘说一句嘱托
让风捎给了匆匆赶来的弯月
今晚慢慢地走
让老牛多睡一会儿
天亮了
它又要“哞、哞”唱着耕牛之歌

春醉

春参加冬的告别宴会
粗野的冬
用烈酒把春灌醉了
面色红润的春迈着碎步
晃悠悠地走来了
端着牵牛花状的高脚杯
五颜六色的一杯残酒
一滴酒给杏林
点燃红杏出墙的诗情
一滴酒给梨树
醉了一片白色的苍茫
剩余的半杯倒进大地的嘴里
昏睡了一冬的原野
睁开眼睛
抖抖身子
一片勃勃的绿意流淌
又迎来一个春的绽放

雪天

张国龙

不燥热，水汽就守住了空灵
越是冷静，越是轻盈
纷纷扬扬
在空中飞舞，在地上织梦
让人激动，也让人宁静

覆盖着乡村的田野
净化了城市的喧嚣
翩翩的雪花，轻轻擦拭着世界
那些奔波忙碌的人
也会偷眼看看，也会静心想想

落雪的时候，这个世界只有祥和
雪治愈了地球的伤痕
那些爱恨情仇，且暂时覆盖
雪花飘落多久，就覆盖多久
人间的沟沟壑壑，变得平整、柔软
下雪的时候，我们只看美好

稳当

丁新军

马路上身体歪斜的老太太
把世界走得摇摇晃晃
瘪嘴老头上前挽住她的胳膊
老头的世界有了一些摇晃
老太太的摇晃少了一些
两个人的世界都不稳当了
但你觉得他们稳当吗

随笔苑

宣纸如玉

于晓东

我上学时爱画画，常到文化用品店买些笔、墨、宣纸之类的书画用品。印象最深的除了专业、和蔼的店员，就是货架上那一刀刀盖着红色封刀印的宣纸。纸白如羊脂玉，书卷气十足，甚是惹人喜爱。笔墨落在宣纸上瞬间晕染的感觉，总能让人心旷神怡。当时我总想，人的品德能像宣纸一样该多好啊！

宣纸主要产于安徽南部，这里因古代曾称为宣州而得名。制造宣纸的主要材料是青檀树皮、沙田稻草，还有当地的水。其他地方还有用竹子、构树皮等材料造的纸，因为与宣纸的外观、纸质、书写效果非常接近，所以也被人们称为“宣纸”。

宣纸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是东汉时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的学生孔丹发明的。由于造纸原料的问题，早期的宣纸没有纯白色的，而且很容易折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孔丹到处寻找更好的造纸原料。

有一次，孔丹路过宣州的山涧，无意间发现清澈的溪流里露出一片片雪白色的东西。他十分好奇，走近一看，原来是这一带很常见的青檀树枝掉落在溪流里。树皮因为长时间被溪水冲泡，已经由深灰色变白了。孔丹下意识地捞起一块，用手捻了捻，树皮不仅洁白，纤维还坚韧有力。孔丹暗喜：这不就是造好纸的理想原料吗？有了造纸原料，孔丹又改进了造纸工艺，终于造出了洁白如春雪、薄柔如蝉翼的优质宣纸。

传统的成品宣纸单位分为“张”与“刀”两种，一百张为一刀。每刀宣纸的纸边处要盖大红色的“封刀印”，印文标注了宣纸的品牌、规格、生产厂家等信息。宣纸的规格按长度有三尺、四尺、五尺、六尺等，最大的还有丈二的，常用的规格是三尺、四尺的。宽度约为长度的一半。宣纸的品质是按“檀皮含量”来计算的，宣纸的檀皮含量为80%的称为“特（级）净皮”；檀皮含量为60%的称为“净皮”；檀皮含量为50%的称为“料半”，齐白石就经常用“料半”宣纸作画；檀皮含量在20%—40%的称为“棉料”。

“老笔如草，老纸如宝”，就是说宣纸越陈越好。年代久远的宣纸，其“火气”渐消，适应笔墨效果更佳。以前，用宣纸写字、画画的人很少，加之早期的宣纸都是手工制作，产量少，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价格昂贵，比如四十年前售价约二角一张的三四尺规格的宣纸，现在已经一二百元了。近年用宣纸写字、作画的人越来越多，宣纸的需求量巨大，优质宣纸供不应求。今天，一张四尺规格的优质宣纸价格约为二十至三十元。

限于制造宣纸的檀树皮、沙田稻草产量少，为了满足当代巨大的宣纸市场需求，人们开始用龙须草、竹子等原料，制造外观酷似宣纸的书画纸，也俗称为“宣纸”。优质的书画纸价格低廉，约为宣纸的十分之一，适应笔墨的效果也与宣纸相差无几，只是书画纸达不到宣纸所特有的“纸寿千年”。

一张宣纸，洁白如玉。自古文人墨客都是惜纸如金，爱惜每一张宣纸，善用每一张宣纸。这正是宣纸的“品德”。